

觀紀念品展遊百年世博

譚兆璋藏 19世紀歐洲銅板畫受注



▲現場將展出歷屆世博會的紀念品 (本報攝)

【本報訊】記者洪捷報導：今屆世博會將於上海舉行，這是我國首次舉辦世博會，真正的意義不僅僅是展示國家的進步與富強，而是藉此學習世界各國的先進科技與文化發展。身在香港的你，是否已開始張羅機票酒店與門票？萬事俱備，還欠什麼？對世博的歷史與進程，有多少了解？在出發前，不妨參觀即將舉行的「世博百年光速遊」展覽，觀看過百多件由收藏家譚兆璋提供的歷屆世博藏品，讓你對世博瞭如指掌。

展品估值逾八百萬元

在擺滿收藏品的室內，譚兆璋接受了記者的專訪。他是著名古物地圖收藏家，這批世博紀念品是他從一千多件藏品裡挑選出來的，而譚兆璋的個人收藏，更多達數十萬件，要用八個倉庫來擺放。他介紹說：「早期的世博展場大都在歐美國家，而亞洲只有近年的日本及韓國。因此西方已有不少世博收藏專家，很多都擁有數千件藏品，這些專家最初大多是國際旅遊人士，常出席世界各地的大會會議，在過程中買下紀念品，在十年或一段時間後回味當時的情況，這些藏品便與人的心靈世界牽繫起來，從而引發激情花錢購買更多藏品。」

這次譚兆璋展出的世博藏品估值逾八百萬元，但譚兆璋認為收藏的目的不是因其價值，「收藏品記載了過去事物發展的原生狀態及整體過程，而且對過程中的觀察，滿足感大於真正回報。在十多年前，我開始了世博紀念品的收藏，這次籌辦展出前與主辦單位商討，除了站在收藏者的角度，還由觀賞者的視野出發，展示一些大家都喜好的藏品。」

譚兆璋呼籲大家觀看世博不要走馬看花，應對各國的展館、城市、企業各種知識都花多點時間了解，學生可先上網搜尋資料，而這個展覽，也讓參觀者參考過往世博的經歷。

每年到倫敦巴黎尋寶

至於收藏的途徑，譚兆璋介紹說，他通常是在每年的六月在倫敦舉行的大型古舊書展，還有十一月在巴黎舉行的古地圖展及古舊展覽中尋寶。

展覽中最值得介紹的藏品，譚兆璋表示，包括：一八五一年五月一日在倫敦舉行的首屆世博會「水晶宮銅板畫」，這個世博會在海德公園舉行，當時稱「萬國工業成就大博覽會」，是第一屆真正的世博會。這幅銅板畫繪出了水晶宮場館外貌及周邊環境；一八八九年巴黎世博會銅板畫，畫出了首次建成的艾菲爾鐵塔，當年該建築物成爲非常具爭議性的話題，而那屆是法國第三次主辦世博會，可見法國在那個年代是何等強大；另一幅展館銅板畫是一八七三年奧地利世博場地，當年的展館特色是大圓頂直徑爲一百零七公尺，高八十六公尺，是當時世上最大的圓形大廳，因此被譽爲「世界第一奇蹟」，當局計劃永久保留，可惜於一九三七年在一場大火中焚毀；一八七三年巴黎世博會中國館及日本館銅板畫，可以對比兩個亞洲館的不同建築風格；其他展品還有一八七六年費城世博會的代用券，一八九三年美國芝加哥世博的木牙籤、紀念幣、場刊夾等。

在滬設資料搜集中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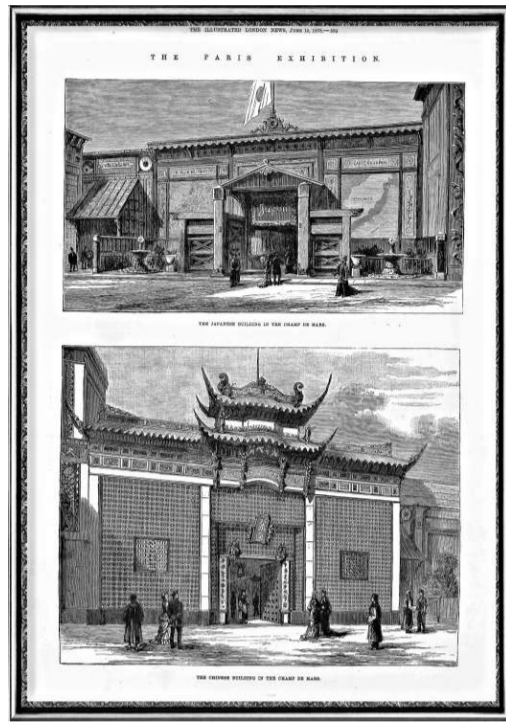
至於上海世博，譚兆璋也很重視，他已在上海成立資料搜集中心，已收集了三千多件藏品。到世博舉行時，他最有興趣的是收藏一些三維圖像的場館介紹資料。譚兆璋又是「香港各界支持上海世博聯合會」召集人，現時該會已有百多名召集人，他們的工作是協助組織聯繫一些團體或學校到上海參觀世博。

這展覽還會展出一批最新的「海寶」紀念品，另外亦邀請一群中小學生以環保物料砌出世博場館模型，如中國館、中國香港館、中國台灣館、美國館、法國館等。

「世博百年光速遊」展覽，將於四月一日至十二日在九龍灣德福廣場一期中央展場舉行，查詢可電二七五〇〇八七七。



▲譚兆璋身旁這幅是一八八九年巴黎世博會全景圖銅板畫，艾菲爾鐵塔首次矗立於巴黎 (本報攝)



▲一八七三年巴黎世博會日本館(上)及中國館銅板畫
▼譚兆璋收藏的今屆世博會大家庭各國及地區錢幣 (本報攝)



【本報訊】「海港城·美術館」正展出新球強十五幅最新水墨畫作品，這項「意動雲山」水墨畫展展期至四月七日。

新球強既是國際知名的平面設計師，亦是出色的現代水墨畫家。近年積極發表水墨藝術創作。新球強以文字運用創意與設計概念，營造動感，創作最新一系列之文字水墨畫，爲其水墨藝術的新階段。新球強將文字書法、人生哲理融入山水畫裡，靈活運用中國傳統文化元素和現代設計風格，以界乎具體與半抽象的表現方式創作，曾被譽爲「存在着張力、和諧及睿智」。

新球強是次的文字水墨畫於文字取材上更豐富、獨特，再添新風格。水墨畫作主題取材自人生哲理，並帶禪意，如：「自在」、「自然」、「知足」，情懷更高。他的畫描繪山川景觀，並悉心安排山巒樹木，築構成文字造型。這些文字的內容，亦爲畫題，富有禪宗、道家及儒家思想觀，點出畫作意旨之餘，亦反映作者藝術世界中的價值取向。其中作品「自然」更具心思，「自」「然」二字互相融合，意趣盎然，凸顯大自然融和之意蘊。

新球強談及是次展覽說：「文字水墨畫是設計以外，我最喜愛的藝術創作媒體，過往多年皆以大自然山水景觀爲畫題，表達我對大自然的真實體會與個人的閒情思致，這次則特別選用禪意哲理的文字抒發，希望引起觀賞者遐思，參悟。」



▲作品《知足》



▲《自在》

「海港城·美術館」位於海港城海洋中心二階207號舖。

新球強水墨畫「意動雲山」

藝術賞析

美術編輯：李志文

《侍女》與《女侍》各有異采

已故法國劇作家尚·惹內(Jean Genet)創作的《Les Bonnes》(英譯《The Maids》)，於葵青劇院黑盒劇場內，變成由愛麗絲劇場實驗室藝術總監陳恆輝導演、何應豐翻譯的《侍女》與瘋祭舞臺藝術總監何應豐改編及導演的《女侍》，兩齣戲的演出形式和效果是截然不同！

《侍女》敘述姊姊素蘭(陳瑞如飾)與妹妹嘉兒(黃懿雯飾)同是有錢人家的僕人，她們愛在女主人(李潔芝飾)不在家時玩「輪流扮夫人欺壓僕人」遊戲。兩姊妹會以匿名信誑告女主人的情夫，爲免有可怕後患，她們決定謀殺女主人……

《侍女》引發聯想

從劇情處理、角色刻畫和演員演繹中，觀眾會感到《侍女》的細節非常有心思，帶來了豐富的解讀、聯想空間。

《侍女》寫出了很多窮人(甚至是爲供樓爲子女學業而生活得捉襟見肘的中產)在心底裡，都愛想像自己變成有權勢有錢的人或自己有能力毀掉有錢人的一切。當然，想像歸想像，他們於現實生活中始終充滿壓抑鬱悶。《侍女》的劇首，素蘭敢於對付女主人的言論相當激進，而怕女主人的嘉兒則比較理智。情況就像現今社會中，面對同一個政府、同一間公司、同一個社會或生活問題，不同人有不同心態，而劇末素蘭走到觀眾席指殺掉主人後會被判死刑，則反映人的心態隨時有大變動。

導演安排兩姊妹的髮型和服飾一模一樣，當姊/妹演強勢女主人而姊/妹演弱勢女僕人時，觀眾會感到二人可以是「一個人的內心有兩面」，即既有強硬又有懦弱的時候。在陳瑞如與黃懿雯活靈活現的演繹下，姊與妹的角色特質亦似是同一個人，例如扮夫人時，彼

此都將角色心中的「男性化霸道」與「女性化刁蠻」放大到臉上、身體舉動上及語氣聲線上，而忽男忽女的角色設計，除了略帶戲曲表演的味道外，更暗地裡反映男女之間在權力、地位、感情、性、家庭崗位等各方面的角力或平衡，男與女在社會上往往有固定的生活形態、職責，情況就像僕人根本難以變成一個真正的主人。不過，人若有一顆扭轉生活形態、擴闊生活視野之心，至少會生活得有希望及較開心。



陳恆輝導演的《侍女》，劇情處理、角色刻畫都很有心思

《女侍》借題發揮

《女侍》只是借《The Maids》帶給何應豐的感覺、戲劇精神來借題發揮，屬於不跟原著、沒清晰劇情線的非傳統戲劇作品。何應豐親自當「演員」，在約三分之二的演出時間內，做了一個包含很多訊息的「演講騷」；而其餘四位演員則是不用說話的形體演員。在看來經集體分享、編作的過程後，形體演員所做的東西既是尚·惹內及其角色的內心寫照(有《The Maids》零碎的台詞錄音，於演出中偶爾播出)，又似是何應豐在生活上遇到的人與事縮影，當然更是形體演員本身的生活、心路歷程的呈現。

何應豐的演講內容，主要是帶出現今港人在價值觀、生活面貌及人生方向上，大多受別人的生活、思維方式和社會的制度、意識形態牽着鼻子走。他特別拿着報紙提及年輕人吸毒，是因為他們根本無法跟忙於工作、爲生活煩憂的父母溝通。演出末段有演員不斷被繩索操控、拉扯，便像須供樓者、難以擺脫生活壓力者的寫照。何應豐在演出中不時安排鬧鐘作響，並強調想像力的重要，就是要觀眾在人生不同階段反省一下：人忙忙忙是忙什麼？能否拓闊生活的空間？不禁教我聯想到：現今有些年輕人寧願做兼職讓自己有多些時間發展個人興趣，爲什麼卻飽受歧視？



何應豐執導的《女侍》借原著帶給自己感覺來借題發揮

何應豐表明自己亦怕其創作思維牽着觀眾走，似乎是這原因，導致演出中有很多隱晦難明的演員舉動和劇場意象(尤其是演出最後三分之一的篇幅)，使部分不善解讀或沒耐性的觀眾提早離場。

對筆者而言，《女侍》跟何應豐過往的劇作一樣，開場時舞台是空蕩蕩或很整潔，但演出時台上的人會把舞台弄得愈來愈混亂，好像何應豐將腦海裡的複雜、痛苦思緒逐步放低到舞台一樣，令舞台變成一個混亂社會的縮影，而放低的過程雖或使人大惑不解，但台上的意象和音樂(音效)又會使人覺得似一幅幅有生命力的畫、一首首視覺詩，甚具欣賞價值。



何俊輝

《女侍》有不少隱晦難明的劇場意象

關俊聲墨竹畫蘊君子氣度

天地間的奇花異草，文人各有所愛。中原著名的墨竹畫家關俊聲，幾十年來勤勉畫竹，技湛藝精。

他是河南省洛陽市一名商務官員。工作之餘，寄情於竹，逸興揮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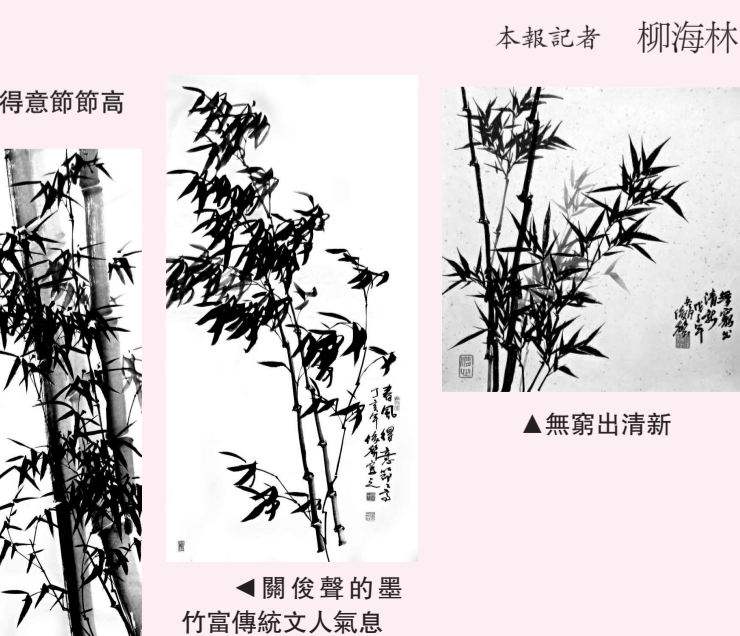
在中國傳統人文意識裡，竹乃君子之化身。或因此，青年時代的關俊聲已愛竹。初入社會，身爲普通公務員的他，經常守夜班。冬夜的值班房裡寒氣浸骨，關俊聲無法入睡，索性徹夜臨摹名家墨竹，傾情畫中，竟將寒意拋卻。

往後的幾十年間，關俊聲臨池不輟，博取衆家之長，融會貫通，藝技日漸增長。近三十年過去，當年的青年跨入中年，他也從臨摹者蛻變爲一名自成一家的墨竹畫家。近年，關俊聲注重在藝術理論方面的昇華，拓展了他的墨竹藝術境界。

筆者日前曾一睹關俊聲畫竹，筆飛墨落，墨竹躍然紙上。他的筆自下而上「挺」進，竹竿一瀉而出；運筆一勾，葉子宛然而現，他的嫺熟，似若竹之無存。或許正因爲「胸中有竹」，才抵達「胸中無竹」的境地。他作畫時看似氣定神閒，實際上筆運力千鈞，可見腕力非同尋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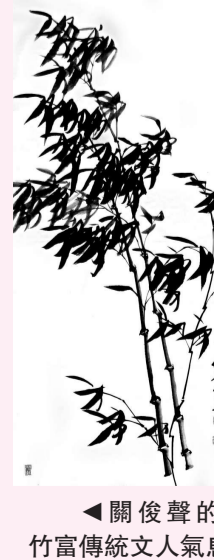
在關俊聲的筆下，竹子各盡其態，月下的竹子溫婉安逸，春風裡的竹子迎風細語，雨絲裡的竹子清新飄逸。實際上，簡單的構圖裡，只見竹，不見月，不見雨，也不聞風，但在他的傳神筆下，這月，這雨，這風，分明躲藏在葉子的情態裡。畫家的細膩情思和敏銳洞察，可見一斑。

關俊聲的墨竹，濃淡疏密遠近動靜明暗，點染揮毫，無不精妙。他的墨竹圖，構圖簡潔，畫風清勁秀雅，富有傳統人文氣息，洋溢着君子氣度。



本報記者 柳海林

春風得意節節高



▲無窮出清新

▲關俊聲的墨竹富傳統人文氣息